

韓非子

埤葉山房印行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愼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

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謀。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福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愔愔而不警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

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婿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

樂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微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微也。凡刼有三。有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刼。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

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

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

毒扼昧

扼昧謂暗中也絞縊也

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生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

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駝醫善

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

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

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

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

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

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

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

眾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

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

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

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

藉假借也

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

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

鶩開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

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主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

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愾主。王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姑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王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易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

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鄰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難竊憤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振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節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鄒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寶，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變惑，奎台非。

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句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

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

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操鏡則不得為明。操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名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

智有資。稱比于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王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董慎行校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全。德無全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眾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微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